

官板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七之卷十

内閣文庫

太政官文庫			
三	二	一	漢書門
冊	函	號	

内閣文庫			
二	一	漢	
冊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50
冊數	3	(3)
函號	274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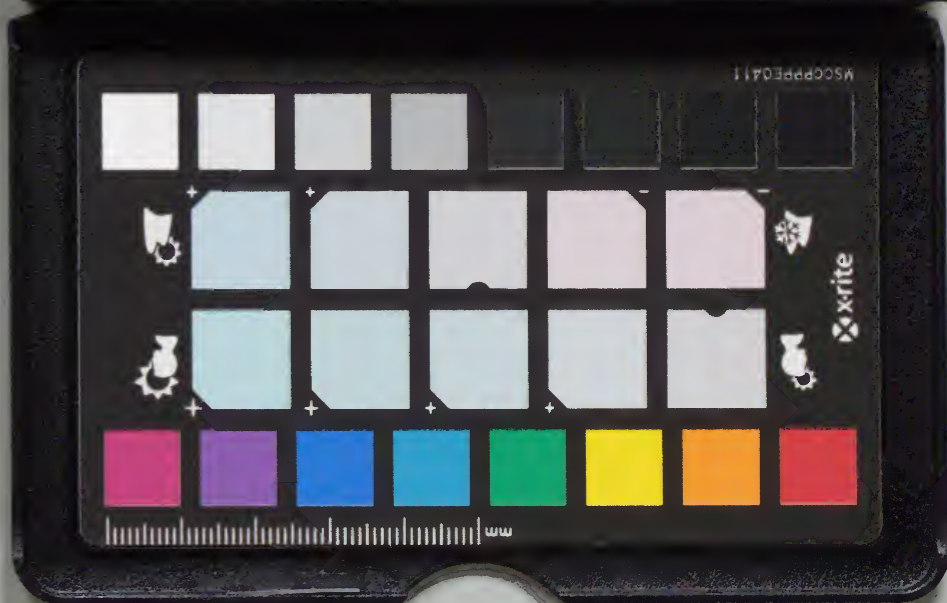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庫

新安趙訪學

襄公下 杜氏集解襄四第十七盡襄六第十九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闕 孔氏曰祀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於禮為舅當服總麻三月但

總服既輕其恩不過隣國故傳者禮為隣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當為之闕故以隣國責之禮父在為母

期喪也 慶氏以陳叛 叛者非叛國故不以叛告 遂殺慶虎慶寅 衆役人實殺二慶以

國言為文 以潘載藥盈及其士 陳氏曰傳言藥盈不書自齊文同魚石 聽於中行

史從告 氏 孔氏曰十三年傳云荀營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申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

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 及七輿大夫與

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故沈氏云後人轉寫誤 之 七輿大夫杜氏說見僖十年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藥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是

也 墨縷冒經 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經冒經者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案經葬

祀孝公之下始書藥盈復入于晉則藥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祀孝公書魯使去之日藥盈入晉當在葬祀孝公之前

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為之也今案諸侯葬為雨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既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倍繆之一證孔氏曲為說通之過矣

公以如固宮 孔氏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申鮮虞之傳 孔氏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擊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况以惡乎 陳氏曰為二十五年廢君起本

取朝歌 陳氏曰齊始叛晉

張武軍於熒庭 武軍前見宣十二年

獲晏釐 陳氏曰晉亂不能出師

次于雍榆禮也 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昔藥氏之亂齊人間晉

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敵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倚止晏菜焉齊師退而後敢還今案邯鄲勝即趙勝晏菜即晏釐也魯師次于雍榆蓋有晉命傳偶不能詳穀梁傳曰言救後次非救也

立于戶側 孔氏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

夫石猶生我 孔氏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

使正夫助之 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謂所主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

問盟首焉 周禮外史掌書外其

孟椒乎 陳氏曰傳言臧氏衰三家益專

言自外也 陳氏曰傳釋去位不得書大夫

下妾不得與 孔氏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

郊弔 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是男子從柩在路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野受弔而曾子非黃尚者以黃尚在朝顯者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黃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二

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

十四年為陶唐氏 孔氏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

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有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升為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終虞之世以陶唐為號故

為豕韋氏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

達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十九年傳註

為唐 孔氏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知殷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子時有杜伯故也晉語云昔隰叔

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子輿士為字武子士會也會士為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

邑於范為 **楚子伐鄭以救齊** 不言四國 **公孫之亟也** 陳氏曰傳言

齊人城郊 傳自此以後言齊人城郊者三由不得其詳故屢舉之外傳周

有似於鬪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 **二十五年將庸何**

歸 將庸何歸申釋上 **舍之得民** 陳氏曰傳言齊不用賢臣 **四妾** 周禮

掌衣翼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棺飾君黼翼二

黻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

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飾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樹於墻

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翼是也禮器云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鄭玄云八

翼者加龍翼二孔氏曰方言云自關 **不蹕** 孔氏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

而東謂扇為翼則翼是扇之類也 **不以兵甲** 孔氏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

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

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

包遣奠藏之於墻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

以甲兵也杜云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麤惡之車

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

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

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陣

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陳

氏曰傳言君弒不得以禮葬義同成十八年今 **齊人以莊公說** 劉炫云

案傳見莊公所以不書葬下又見二十八年 **侯許之** 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氏謂齊有喪故經無譏說者因據以駁卿

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 **五鹿** 陳氏曰傳言衛

之司徒招致人民司馬集致符 **司空致地乃還** 孔氏曰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

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 **知楚令尹** 孔氏曰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

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 **兵可以弭** 傳見晉衰趙武偷故厭兵

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不如速**

戰 孔氏曰方言云墊 **以備三恪** 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鄭玄以此謂杞宋

為二王之後蒯祝陳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

蒯祝陳數 **慎辭哉** 陳氏曰傳申言鄭辭今之美而過其實今案鄭辭今之

之為是 必皆一時之言不言誰知其志 美孔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傳仲尼曰云云者未

以上亦未必真聖人所述也 **量入脩賦** 孔氏曰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

言之又曰山林藪澤京陵偃豬 **可哀也哉** 傳記大叔儀之言及後遺伯玉

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 **成而不結** 陳氏曰傳言齊楚固相交秦晉盟而不合是以

能無卑乎 傳見晉室卑故 **子鮮不獲命於敬如** 復非已意 **殺**

子叔及太子角 孔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

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

是舉族而稱之也今案舉族而稱如魯稱季孫孟孫之比然黑背父子乃是公

子公孫無稱族之法蓋如叔躬之子公孫嬰齊稱子叔 **言罪之在甯氏**

嬰齊耳陳氏曰傳見弑君雖殺太子不書以弑君為重 **也** 陳氏曰傳釋弑君書主名例

也 嫌為行弑剽無罪特明之 **專祿以周旋戮也** 程氏曰此義施之常

君入畏誅而叛非 **國納之也** 陳氏曰傳釋復歸例案衛侯歸言 人則可林父出君而

特專祿而叛也 **三命之服** 晉命士會傳言請于王此不言請于王則鄭伯自

陳氏曰傳終 **言衛侯不君** 賜之可知禮樂自諸侯出久矣或請或不請無復

定準杜 **先八邑** 孔氏曰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

說非也 鄭之閒六邑出錫等杜何以知此邑必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

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

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

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杜以正邑解之得漸賜土田之義又八

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 **將以討衛也** 傳見晉合諸 侯為臣討君 **頡遇王子弱**

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焉** 陳氏曰傳見圍 今素行於國 **不失所也** 傳見經不書大夫必有為遂妄釋之胡氏

執而囚之士弱氏 不書執衛侯為臣 執君不可以為訓 **文子以告晉侯** 上言取

孫氏下記取衛姬見趙武叔向皆從君於昏家氏曰是時 **國子賦轡之**

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實益 **柔矣** 孔氏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書之餘案

志氣應應取與不疑此詩 **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孔氏曰內師者身

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而言復故** 孔氏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

之監知太子內事 **而言復故** 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

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傳言復故杜云共議歸楚之事謂此也

成陳以當之 孔氏曰鄭眾云此范句所言苗 藥范易行以誘之 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為喻 孔氏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也藥為將范為佐二人分

中軍別將之欲使藥與范易道今范先誘楚藥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為易卒伍也二說皆不可通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藥書曰楚帥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敵猶貪也簡易藥范之行示之以易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

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為之楚語云雍子為之二文不同劉炫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椒鳴逆之** 陳氏曰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舉在晉而子木懼此 **辭不失** 舊 孔氏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太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今案於此見諸侯於天子有貢無聘以不脩職貢而言聘東遷諸侯之仇也傳殊不察其非說又見後二十八年 **廩丘奔晉** 孔氏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人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 **克而取之** 不書非晉命以盜略 **二**

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

十七年公孫免餘請殺之 陳氏曰傳言殺舜喜不出討 **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 傳譏向戌惟欲竊虛 蔡公孫歸生至 孔氏曰

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相而經書在春注經書春書始行孔氏曰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與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與非上卿故也成三年

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 **以藩為軍** 孔氏曰班也知非與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 **以藩為軍** 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塹以備不虞此以藩

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楚人衷甲** 陳氏曰傳見楚終有夷 **乃** 盟 賈逵曰叔孫義也服虔云叔孫 **言違命也** 一事再見卒名公羊傳例劉

不為人私其於尊國之義得之 **固必有尸盟者** 孔氏曰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 **固必有尸盟者** 曰盟社稷者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

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辦具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歆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闕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 **晉有信也** 周制會以班爵為序歆血則先同姓

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晉有信也** 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序次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歆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

楚楚雖駕晉先歆魯史豈遠以楚先晉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正指此類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考之已不詳杜氏云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也 盟

于蒙門之外 陳氏曰傳言宋公不書見以國地者其君必與因見桓二年會鄧儋十九年盟齊二十年盟邢 削而投

之 陳氏曰傳言宋之盟識者不與 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孔氏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 乃縊自

不再失閏矣 孔氏曰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

今為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每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若不復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案經言十一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今案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人明矣杜氏乃以為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

有歷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為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猶君臨列國崩薨卒葬禍福皆告諸侯必無不須歷之理借今喪亂之際頒不以時諸侯亦必不敢輒自為歷使諸侯皆自為歷則齊晉大國當先為之如大國皆自為歷而所差往往若此則當時所書盟會卒葬日月魯史當以何國為正使魯史所書日月差錯與周歷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輒曰周禮盡在魯矣此必無之事也 二

十八年不饑何為 葉氏曰左氏所記梓慎禘禘之徒以星次言吉凶若合符契皆星家假託之辭 宋之盟

故也 陳氏曰傳具見楚之屬 時事也 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朝而不聘故子產相鄭伯朝晉言會時事無異於事天子

矣左氏不能辨因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 周楚惡之 周有之號也豈可以星次槩言周楚隱 舍不為壇 孔氏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三年傳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 使卿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

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 無昭禍焉可也 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已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 已故子產自損其禮

且以告而反之 孔氏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為禍 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今還國故言使諸逃

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公膳日雙雞 孔氏曰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

以己情告而悉反之 公膳日雙雞 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

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又焉用盟 傳見諸侯失政姦庸擅命賢哲失所如伯玉在

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牲朔月特牲今

衛平仲在齊臨事變而獲免皆其德行素孚於人慶奘為上獻孔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

矣又此祭慶舍泄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慶氏之馬善驚孔氏曰今人謂數驚

為好驚好亦至於魚里孔氏曰劉炫以為國人從慶封汜祭孔氏曰禮法善之義也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食必先祭祭

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擗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釂羹於上釂之間祭飲食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

奔吳陳氏曰再奔略不書亦未書禮也傳記此類甚多示其鄙六十孔氏曰

郭佐邑六十則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孔氏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

德以為邊幅與其拱璧孔氏曰拱謂合兩手也此以其棺尸崔

使有度也杼於市傳見莊公季蘭尸之敬也孔氏曰詩言采蘋於澗采藻於澗

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詩言叔孫穆子不書例在宋公遂

李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反陳氏曰傳具載宋鄭朝楚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也釋

曰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復中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也陳氏曰案成十年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

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朝既而悔之孔氏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

正經不書公在晉於是為公危故書之曰必請襄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

所異者此言請祿彼言請襲此言拂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

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祿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祿祿不得為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祿衣所

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祿者雜記致祿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祿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祿僖十年猶致之况既殯也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再見不反舍

而後聞取卜季孫權使公治乃歸傳見襄公幾出季氏且無使季

氏葬我陳氏曰傳言遂使印段如周陳氏曰傳見魯不往會不

而夏肄是屏孔氏曰方言云肄枿餘也鄭玄云斬而復生曰其誰云

之陳氏曰傳言城杞之役晉以十射者三耦孔氏曰周禮射人云諸侯之

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儀來治杞田不書者史無其本不錄其末

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而焉用老臣傳見晉取於諸

田魯人墮舅甥之義諱不登于策故復歸侯無節故號令

于杞亦不書事與汶陽田異又見昭七年

不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孔氏曰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此詩歌一篇兩篇以示

意耳未必盡歌之也

曰美哉

孔氏曰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

年世而其音不改季札所云美哉皆美其聲也

見舞韶箛者

孔氏曰箛即箛也尚書箛韶九成韶箛即箛也

通嗣

君也

孔氏曰二十五年過為巢午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必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

故每事皆行吉禮也

罪高止也

高止實放而以奔告傳既妄釋說者併疑其事

將亡矣

傳為駟良之亂張本且起子產

三十年臣生之歲正月

說見傳五年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劉待制曰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未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

其日數也

孔氏曰亥字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體異於古制劉待制曰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側

然則二

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孔氏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上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為七十三年猶尚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

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遠近不定蓋七十年之內於常歷校四箇大月而剩用

則其屬也 孔氏曰諸是守

使 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為君復陶 孔氏曰復陶見昭十二年傳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

以為絳縣師 孔氏曰既使為

罪在王 主衣服之官又以為絳邑之縣師也如周禮則縣師是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

也 天王以討亂告陳氏曰傳釋五大夫實殺

鳥鳴于亳社 孔氏曰殷都

待姆也 此宋人設辭以掩其不能球

降婁中而旦 孔氏曰

諱之也 陳氏曰傳明

三十二年魯其懼哉 傳見魯

不在魯今案經無諱義陳說非傳所及

陳氏曰傳釋魯不書他國之大夫書人譏

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

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

而皆不察其妾伯姬歸宋至是四十一年蓋六十餘

歲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唯不可待實亦不必待也

懼以齊楚不足與故也 是以有平丘之會 陳氏曰傳言晉衰之故咎在執政 毀也 陳氏曰傳言毀與遇害同

辭須數句 乃築諸侯之館 傳記子產之言見晉方盛時待諸侯有禮其衰也反是 去疾

奔齊 去疾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 言罪之在也 失與文十六年宣四年傳例同劉氏曰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亂

其果立乎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為一邑服虔云延陵也州來

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為一但不知何以呼為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

蓋並食二邑 謀於邑則否 葉氏曰此蓋因論語所謂為命禘諫草創者不達草創之義鑿為謀野之說猶誤承孔父正色

立朝之言而謂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承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弟之言而謂秦鍼出奔車于乘傳承舊聞而妄實以事者每如是 吾不信

也 孔氏曰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皆定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

從史記也今案司馬遷特為孔子作世家至書孔子生年乃不用二傳必他有

所據故杜氏從之 今尹似君矣 孔氏曰服虔云言今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明年傳曰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

君若云似君不須言以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新安趙訪學

昭公上 杜氏集解昭元第二十盡昭四第二十三

元年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孔氏曰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

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 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 孔氏曰祭法云遠祖廟

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 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言之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今案於此可見宋之盟晉

楚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而 已此不歃血故史不書盟 季武子伐莒取郟 不書季孫伐莒者莒人

晉趙孟固請於楚而後免故為內諱之 告於會叔孫豹幾被戮 吾又誰怨 孔氏曰歷檢上世以來

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為上卿法當上卿 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 周有徐奄 孔氏曰徐

嬴姓世本文也服虔云魯公所伐 奄二國皆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孔氏曰聘

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與 禮卿聘饗 餼五牢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國

大夫之制唯三獻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

也 禮終乃宴 孔氏曰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為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殺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八

事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同故得因行禮也

子皮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雁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

禹 之力也 孔氏曰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總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周禮司服於士服下

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

之衣尚褒長故曰委論語鄉黨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惟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

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鄭放游楚於吳 不書非卿

而蔡蔡叔 孔氏曰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罪秦伯也

陳氏曰義同陳黃申釋之者以襄二十年傳未盡君臣之義 此之謂多矣 劉氏曰出奔者勢不得以干

非朝夕可望皆不近事實蓋舊說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母弟傳者不知則謂鍼以千乘出奔記者不辨又增取幣八反 以什共車

必克 孔氏曰周禮十人為什以一什偏為前拒 孔氏曰五陳者即兩伍

陳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

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展 與奔吳 陳氏曰傳見展與踰年不稱子義同陳佗齊無知 后帝不臧 孔氏曰襄九年傳稱闕

后帝是 堯也 故辰為商星 孔氏曰商謂宋也 以服事夏商 孔氏曰二十九年傳云陶

唐既衰其後有劉累累雖遷魯子孫仍在大夏故 故參為晉星 孔氏曰

歷夏及商也劉炫云非累累子孫則其同族等類耳 宣汾洸 釋例曰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

云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杜預亦云燮 父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 穎項 孔氏曰穎項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

不知所在當亦是晉 封諸汾川 天裔孫為臣宜當穎項故以帝用嘉之為

地之水後世竭涸耳 不容彈矣 劉炫氏曰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

嘉耳 不容彈矣 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 孔氏曰罷退之後其曲已了不

容更復 弗聽也 劉炫氏曰此說降 給而弒之 孔氏曰若以為十二月己

彈作 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 甲辰朔烝于温 劉炫氏

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為是己酉為誤 庚戌 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卒 陳氏曰傳終言趙孟之偷志不在伯故宋號之盟楚駕於晉 二年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叔孫豹嘗以晉君失政欲樹於韓子使為魯備季孫不從今韓起與周之

為政當聘魯不使他人而身來亦欲親結魯好或疑傳妄過矣

所以王也傳見魯之策書乃周公遺制所謂魯春秋乃國史成書二傳不知此說故不得筆削本末執諸中都陳

曰傳言所加木焉傳見子哲三罪子產不能以時討故經無異文三年大夫送葬子大夫

襄朝聘之制考之春秋惟魯事齊桓為合晉文以後經傳事迹皆不同蓋伯業

有盛衰疏數隨時有過不及終不可為定制也卿共葬事則襄公而後魯以

卿會葬者三君傳於昭三十年而數於守適孔氏曰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

又記大叔之言亦見不能常也及遺姑姊妹孔氏曰遺姑姊妹謂

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及遺姑姊妹孔氏曰遺

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今卿送葬矣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

非夫人所生者也未有伉儷孔氏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

如晉賀之則後已在齊矣孔氏曰相訓為助讒鼎之銘服虔氏曰讒鼎

明堂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唯羊舌氏在而已孔氏曰世族譜

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云羊舌氏晉之子豐有勞於晉國

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子豐有勞於晉國

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夫

孔氏曰子豐有勞事無所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賜之以田僭天子之禮

葬滕成公劉炫氏曰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

陳氏曰傳言滕敬子不入孔氏曰檀弓記此事云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

所以始書葬敬子不入父之私不將公事知懿伯是叔叔父也懿伯為

人所殺及滕郊逢其讎叔弓不入者禮敬子從之孔氏曰檀弓云子夏請

叔也為叔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敬子從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不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叔父吉庶幾焉陳氏曰傳備載

之與昆弟親疎同爾辟仇非取故叔請先入也諸國弔賀事以

見晉失諸罪之也傳見殺大夫有名有不名既以稱名為有罪國君出奔有

罪大矣而出奔不名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四年四獄孔氏曰中獄高

不出且見弑乃於其出奔而罪之失其類矣高即大室是也

下別言之故三塗孔氏曰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

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何辱命焉傳見晉人中實畏難而文莫匡其君

也謂三道皆非也西陸朝覲而出之孔氏曰覲見也西道之

傳見晉君懦臣貪無能為者宋華費遂鄭大夫從陳氏曰

出衛侯辭以疾傳見東諸侯初宋華費遂鄭大夫從陳氏曰

見華費遂宋大司馬所以不書

陳氏曰為明年殺屈申起本

見襄十年

故曰取

陳氏曰傳釋取例案僖六年晉襲虞遂滅之執虞公傳曰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則言易不但施於取傳凡四發取例皆以不

作丘賦

孔氏曰哀十一年傳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

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疋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今案傳記晉作州兵鄭作丘賦見加賦壽民不惟魯

際

孔氏曰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見仲而

何

孔氏曰大夫立子為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

書勲

孔氏曰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

五年甲公室也

孔氏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

季氏擇二

孔氏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

而貢于公

孔氏曰初作

不可能也

此非孔子之言也借令昭子未知豎牛餓殺其父但

晉侯送女于邢丘

陳氏曰傳言晉卑事楚今案

禮

陳氏曰傳言周衰

六年大夫如秦

陳氏曰傳言秦所以始

爭心也

孔氏曰尚書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

左氏傳補注卷八

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法定告示下民今不測淺深常畏而懼罪也今鄭鑄之於鼎以章

示下民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爭心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孔氏曰為其文是制參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辟勒於鼎是鑄刑書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今之所以得貶不過三獻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知其當三獻也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大夫卿之總名皆知其將為王也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晉晉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畏楚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杜氏不告逆諸河禮也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非事實矣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父同姓晉侯許之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左氏齊求魯平為一節癸巳以下為齊燕行成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之事以合其說蓋不察後文有齊燕平之語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為十二年為王旌以田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納欵起本孔氏曰法而徵幸成之之設文有

遂救之陳氏曰傳載叔舉遂啓

願與諸侯落之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考之者設

安公如楚陳氏曰傳言魯從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以分野

受災之楚之不得已也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以分野

命余又將殺段也劉炫氏曰段即豐氏吾為之歸也何休膏肓

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眾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今後世廢仁義而祈何休膏肓

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玄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何休膏肓

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志氣在上有尚德者何休膏肓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而徵幸成之孔氏曰法

下相殺雖王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孔氏曰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

卿士不書 八年罪在招也 陳氏曰嫌同衛鱣 將天下實賀

謂此六物也 八年罪在招也 陳氏曰嫌同衛鱣 將天下實賀

陳氏曰傳見子產譏銀鞮師曠諷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歸罪於過

討亂告故稱人與 殺馬毀玉以葬 陳氏曰於葬陳哀公見有魯不書會

者今案葬陳哀公以楚告而書不書 使穿封戌為陳公 陳氏曰傳言楚

之葬避其僭號二者皆魯史變例 使穿封戌為陳公 實利陳以討招

君侍飲酒於王 傳見楚子稱師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孔氏曰

者以為郊教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 九年楚公子棄疾

為此悖言者以明在君為君之義此對是諂非悖也 九年楚公子棄疾

遷許于夷 不書楚說在 實城父 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

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為夷昭

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

祝其實夾谷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耶氏此四者 吾

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 吾

西土也 孔氏曰釋例土地云魏河東河北縣也為馮翊臨晉縣為鄉是也畢

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今案其地為在魏之西南

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郃計魏在郃東六百餘里公

劉居幽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境而辭不及幽其實自岐以西猶

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 吾東土也 服虔氏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

奄之民命 吾北土也 孔氏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

以伯禽 吾北土也 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中夏之國唯濮

為遠夷耳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毫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

國也唯肅慎為遠夷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晉之玄菟即在遼東東

北 晉人禮而歸之 陳氏曰傳言周衰 故曰五十二年 孔氏曰

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

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

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歲 十年陳氏始大 陳氏曰傳言樂

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 十年陳氏始大 高之亡陳氏所

與始用人於亳社 不書史 葬平公也 傳記鄭伯往弔又因叔孫如

晉雖失政諸侯猶畏其疆蓋取諸史氏別志陳氏見傳文 葬平公也 皆併記十一國會葬大夫見

序列如釋經然誤以為有筆削非也外會葬法不得書 其是之謂乎

陳氏曰終上 十一年僖子使助遠氏之筮 孔氏曰禮有副車倅車

文高疆事 十一年僖子使助遠氏之筮 皆謂副貳之車也筮亦

副倅 將焉用之 陳氏曰傳見晉大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之意 將焉用之 夫自憂其不競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之意 將焉用之 夫自憂其不競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之意 將焉用之 夫自憂其不競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許傳見晉人能合諸侯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貶辭疑傳妄胡氏乃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蓋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

會有表 孔氏曰著定謂行立定處會有表亦是位之定事悉從其恒稱 俗本謂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禮諸侯建旂設旂為表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入墻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是天

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為位也盟主之會諸侯亦必以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見耳 **無守氣矣** 孔氏曰言氣將 **祖不歸也** 不為祖考所歸義何取於歸姓與外傳言宣王不藉于畝必死 **祖不歸也** 戰于干畝王師敗績之類相以當時自有一等迂繆之論左氏擇之不精耳 **楚子滅蔡** 陳氏曰傳言 **于岡山** 孔氏曰此時楚以畜牲用

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為隱耳釋例土地名岡 **十二年因其眾也** 陳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葬** 伯欵不名 **公子慙遂如晉**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 **葬** 鄭簡公 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 **遂入昔陽** 孔氏曰劉炫謂肥

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杜君上地

例稱有者皆疑疑故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 **以肥子緜臯歸** 不書併後伐鮮虞肥鼓皆白狄微種 **殺甘悼公** 陳曰不書義同七年單獻公傳 **以再命為卿** 孔氏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載甘單之禍皆所以起周亂 **更受三命** 孔氏曰十年平

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更受三命** 子伐莒名書於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為卿遠在平子之先 **更受三命** 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而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乎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以

例加為三命也 **以費叛如齊** 陳氏曰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倣此魯無疆君 **遂奔齊** 孔氏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二氏遂專 **遂奔齊** 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 **曰吾不為怨府** 陳氏曰傳言魯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圍徐以懼吳 陳氏曰 **專足畏也** 劉炫氏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皆子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 **而無醉飽之**

皆子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 **而無醉飽之**

皆子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 **而無醉飽之**

皆子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 **而無醉飽之**

心孔氏曰言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醉飽者飲食屢足之名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不知屢食足故今依十三年越大夫戮焉王肅氏曰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

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城而居之孔氏曰固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城而居之城之堅固者息舟即是其一以圍及公子罷敵陳氏曰殺大子不書義公子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

比爲王陳氏曰傳言棄疾實召之而蔽罪於此王縊于平尹申亥氏孔氏曰傳既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見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今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氏曰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今案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皆不月而弑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弑故經沒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見比以篡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實警教孔氏曰鄭教與此警教皆異之杜氏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不成君無號諡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郊謂之郊教此云葬于于于警實警教並以地名冠教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教不知教是何義

其五帥陳氏曰吳楚相敗皆不書至定四年始書之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孔氏曰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室綴之事鄭玄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惟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

綬連繫焉然則幕大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淫芻蕘者孔氏曰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然火之草也說文云蕘薪也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氏曰歲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今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間朝以講禮孔氏曰間朝者據聘爲言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爲始更間一年乃朝故知間朝是三年而一朝也以顯昭明叔向言朝聘之節大數與周禮不合蓋東遷典籍散失士大夫亦無所折衷而使之從公侯之貢王肅氏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也孔氏曰僖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

十四年尊晉罪己也大夫不書至降於君也必執然後書至重正卿也傳例非陳氏亦曲爲之義司徒老祈慮孔氏曰世族譜司徒老祈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祈字也慮癸亦姓字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陳氏曰傳見茲夫實殺意恢而書國郊公不書奔說見二十三年爭

鄱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鄱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晃云邢與鄱爭疆界與叔魚於市孔氏曰此事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晃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効也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於邢侯施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於邢侯施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於邢侯施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於邢侯施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於邢侯施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於邢侯施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可謂直矣傳本以直爲義杜說失傳意猶義也夫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

言之杜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
必皆是疑辭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未必皆夫子語
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
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既十又戒百官以始齋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齋
去

樂卒事禮也 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
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經云去
王太子壽卒 陳氏曰傳見王
太子卒不書

穆后崩 陳氏曰傳見王穆后崩不書且為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
侯起趙伯循曰王后世子卒葬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
民

知義所 孔氏曰十七年荀吳許祭于維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羅以
入昔陽而此時獨降而不納者此時荀吳自度己力必其能獲故
因以
以鼓子戴鞅歸 不書說見十二年陳氏曰十二年秋晉自後皆書
示義 卿帥師今案自晉悼公卒大夫將皆從其恒稱若

其年晉荀偃衛甯殖十七年衛石買齊高厚十八年衛孫林父
晉士句二十四年齊崔杼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之類無稱人者
晉荀躒如

周葬穆后 陳氏曰傳見王后葬不書今案魯無使
卿大夫弔葬王后之事傳見他國有之
樽以魯壺 孔氏曰
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樽鄭玄云壺者以壺為樽燕
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為樽
故曰籍氏
孔氏曰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
子以少皞為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之次見世本
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 孔氏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為父為長子齊衰杖菴章內有夫為妻服
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
妻為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菴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為三年之喪二者喪服
杖菴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菴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
然後要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
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將焉用之 傳見
向不
逐服三年杜說非又案預晉朝議大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心喪三年而
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既葬應除而
違諒闇之節也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
附人情此言除喪當在卒哭文又少異
十六年諱之也 陳氏曰傳見他
年正月公在晉
皆不書今案內見止執史皆不書公在晉
有筆削說見襄二十九年傳初不及此
齊侯伐徐 孔氏曰虛舉經文者
為下徐人行成起本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陳氏曰傳見戎
蠻子嘉不名
賂以甲父之鼎

陳氏曰晉自平丘之盟不能合諸侯而諸
侯始有自為盟會者不書義見二十六年
無伯也夫 陳氏曰傳言昭公以
來伯者不作而齊人
橫納北燕伯伐徐莒今為
此會至剽陵而專盟矣
又禦之適縣間 孔氏曰諸侯享賓之禮云唯
有公食大夫之禮存耳其禮
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
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
上孔張後至蓋賓入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于
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張初立客間在西方被禦適客

三氏傳補注卷八

三氏傳補注卷八

三氏傳補注卷八

三氏傳補注卷八

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蓋又復益西入於鍾磬樂肆之間也

十七年伐鼓於社孔氏曰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

不君君矣葉氏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

而火名孔氏曰帝系世本皆為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

而龍名孔氏曰月令云其帝大皞易下擊空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羲代

水名孔氏曰共工氏霸而龍名孔氏曰月令云其帝大皞易下擊空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羲代

陸渾子奔楚奔不書略夷狄也陳氏譏不水火所以合也孔氏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

獲其乘舟餘皇陳氏曰傳見楚令尹揚句書人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新安趙訪學

昭公下 杜氏集解昭五第二十四盡昭七第二十六

十八年而代之孔氏曰毛氏世有采地為畿內之國於後故之以

望之孔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登大庭氏之庫以

至于大宮孔氏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為一人

告于先君孔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邠人藉稻孔氏曰周之

藉田之名記云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則諸侯比天子特多寡不同而已其禮則一秦盛六穀皆備此但言藉稻者如周禮掌稼下地者但名稻人舉一以包其餘也舊說誤以藉為藉蹈又轉為履行學者疑之遂引此為周不改月之證不以服說考之故也

原氏其亡乎 陳氏曰再為王

曰毀於 室亂 孔氏曰祭祀有常而云大為社者此非常祭之起本 月而為火特祭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

北方 劉氏曰近上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鄭異國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謂蒐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耶曰扭於小數而不知已非子太叔事也前既不忍毀以為惠矣俄而又自廢之亦非子

十九年以持其世而已 陳氏曰傳言楚之衰

楚夫人嬴氏至自 秦 陳氏曰為二十 傳序許止之弒語簡事盡

飲大子止之藥而卒 臣子於君父雖非故亦書

大子奔晉 不書奔非故弒異於慶父宋乃

以度而去之 孔氏曰紡謂紡麻作纒也此婦人以麻

齊師入紀 傳見外入邑不書成

其 今關西仍呼為奔東人輕言為去音苦

父兄立子瑕 孔氏曰案世本子游子瑕並 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

懼隊宗主 孔氏曰大夫繼 世為一宗之主

非撫之也 陳氏曰為定四 年楚敗張本

歸蹶由 陳氏曰傳言楚實不 競於吳乃反所執

二十年日南至 孔氏曰歷法十九年為 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

大子建奔宋 陳氏曰奔非其罪 雖太子不書義同

公子地以為質 孔氏曰定十年經 書宋公之弟辰時

故齊豹 陳氏曰傳見 齊豹既奪司

使華齊御公孟 孔氏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 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

公如死鳥 不書說在僖 二十八年陳

遂伐齊氏滅之 誅盜不告 義同尉止

丁巳晦 孔氏 曰丙

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龔上今例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別者傳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今案此說得之而

未盡故劉侍讀每疑傳妄說見二十三年公子朝殺宣姜故諱不告朝尋反國二十二年齊侯疥遂疢孔氏曰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年會救宋

齊侯疥遂疢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痲痲是小瘡疢是大瘡以疥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疢以此久不差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

祈望守之孔氏曰此皆齊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云疥遂疢乎

利不與民共故鬼故寬難為政用猛非君子之道也政是以和此非聖神加怒而病也

善為政者寬不至慢猛不至殘可也待其慢然後濟之以猛見其殘然後濟之以寬則上下交相病久矣故剛柔無兩用之道寬猛非相濟之具左氏不得與

七十子之徒接所引古之遺愛也遺愛猶云從政言之二十一年天王

將鑄無射孔氏曰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鍾亦是鍾聲應林鍾之律也此從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鍾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是也及開皇九年

聖人語每多傳會

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位在馬孔氏曰喪大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

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謂大子子姓謂眾子孫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失位明其

不在適子位也位在甲蓋處其庶兄之下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孔氏曰杜以周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

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牢也為

十一牢陳氏曰傳積魯不守禮之失至相過也孔氏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

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

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

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日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日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禮敵

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日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

謂絕相懸殊也此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為言故常

為水孔氏曰言其他非分至之月則為災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八月大雩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當

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而不能送亡送亡句絕救宋不書救宋以出

是假託日食以為戒耳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孔氏曰呂

辭陳氏曰傳言晉以諸侯之師救不狎鄙宋圍南里不書與圍彭城書法異

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

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為一人知此本無華也

孔氏曰狎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

為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諸侯唯宋事

其君孔氏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故

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

辭公陳氏曰傳言二十二年敗齊師于壽餘傳見帥賤不已

晉失諸侯犧何害孔氏曰犧者寵牲之名因以喻寵子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今

如犧有何害也犧者實用人人是對牲為稱據凡王弗應孔氏曰賈逵以

人也人犧實難此人據疎外之人上下人意異

王不立適子鄭眾以為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為然杜

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于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子朝子猛並

未有命俱是庶子朝又年長于次當立自求為嗣宜矣劉釜何以惡其為亂而

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為嗣則莫敢不從何須將殺單

劉以立盟羣王子于單氏孔氏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

朝也

蓋是太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安定胡氏曰十五年太子

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有母弟故也今案胡氏之說雖未若鄭杜考傳之精

其明猛為次正則一也經書王猛所以定一時猶豫決于載嫌疑于莊宮以歸孔氏曰敬王位以納王

于王城陳氏曰不書晉義繫於劉單今案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

籍訛舛別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氏惟據長歷輒云

經誤非也敬王即位孔氏曰敬王名旬本紀文也本紀不二十三年二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廿信

帥賤

陳氏曰傳見所以不書楚杜氏以遠越非正卿是矣又言不書楚楚不自戰何其戾也今案將雖卑師不可沒夷狄交相敗不書陳氏發例也

亦自違

吳子從之

不稱吳子夷狄舉號例後倣此

戰于雞父

釋例曰泓之戰書己巳朔鄆陵之戰書甲午晦

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經傳之見晦朔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今案經傳所書日月不同者多矣何獨晦朔為異杜謂時史無義例非也

未陳也

劉氏曰楚

不書

等

若

以書諸侯之

南宮極震

言但

南宮極震明是以震

其三川震

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王

傳見子朝所以書立

大子之母在耶

孔氏曰土地名即是蔡地蔡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耶得召吳人也

諸樊入耶

孔氏曰吳

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祖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

能無亡乎

年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傳見子朝之亂

尊晉也

傳見十四年意如

孔氏曰子囊城郢君子謂之忠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囊瓦畏吳侵偏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其事異故也

問周故

孔氏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疆久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今案傳見晉人猶未知適從

期以明年

傳見晉人

遂滅巢及鍾離

巢即五年遠啓疆所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

略非不告劉氏曰巢伯爵國

非楚邑本書序巢伯來朝

二十五年曰明年將納王

晉人微會則曰明年

見不惟怠且觀望

民之行也

孔氏曰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中法名之曰禮易及爾雅並訓履為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子產論禮皆

天地人三

是以長久

孔氏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者並言之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

過其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聖人

請終身守此言也

傳見趙鞅不在王室

及乎

傳云書所無也釋經之義畢矣師已曰以下乃小說傳會之辭或云好事者所增益也

季氏介其雞

孔氏曰鄭眾云

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此二說皆不可解以師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其眾萬於季氏

曰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官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

先君之

先王

傳見晉人

遂滅巢及鍾離

巢即五年遠啓疆所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

略非不告劉氏曰巢伯爵國

非楚邑本書序巢伯來朝

二十五年曰明年將納王

晉人微會則曰明年

見不惟怠且觀望

民之行也

孔氏曰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中法名之曰禮易及爾雅並訓履為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子產論禮皆

天地人三

是以長久

孔氏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者並言之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

過其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聖人

請終身守此言也

傳見趙鞅不在王室

及乎

傳云書所無也釋經之義畢矣師已曰以下乃小說傳會之辭或云好事者所增益也

季氏介其雞

孔氏曰鄭眾云

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此二說皆不可解以師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其眾萬於季氏

曰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官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

先君之

廟 孔氏曰杜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 **大夫遂**

怨平子 傳積季氏失人心之事 **以察罪弗許**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

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以其有二故辨明之 **君必悔之弗聽** 傳見公不能用子家子之言故失國

是無叔孫氏也 陳氏曰傳言叔季於是始合 **執冰而踞** 孔氏曰方言弓藏謂之

擯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詩云抑釋擗忌抑曾弓忌營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擗所以覆矢擗與冰雖異音義

則同是一器也 **公徒將殺昭子** 孔氏曰昭子謀歸安眾而後納公則獨公得一器也 **戊**

辰卒 昭子有納公之心軋於季氏不克而自殺原其志蓋內畏臧邱及羣公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季氏雖強有不為魯乎使齊

晉果援季氏亦不過能亡而已惜其蔽於患失而徒死也 **公徒執之** 孔氏曰古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今案公羊傳齊侯

言公于野井言以鞶為凡與此言乘馬相合則 **所以藉幹者** 孔氏曰說

當時固已有單騎者蓋從公出者或車或騎也 **使為賈正焉** 孔氏曰說

木也幹者木以藉 **齊侯圍郕** 陳氏曰傳見經書 **使為賈正焉** 孔氏曰說

幹明是棺中斝林 **取不言圍他做此**

二十六 年齊侯取郕 經併上圍書取傳紀其實杜說非穀梁傳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郕在後為季氏私邑此時尚為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 **僕向不余欺也** 陳氏曰季

若待于曲棘 孔氏曰曲棘宋地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此

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戰不書為魯諱臣拒君

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謀** 以見義 **七入者三寸** 孔氏曰說文車軛下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

杜說非 **納公也** 陳氏曰傳載昭公十六年齊徐邾莒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郟徐盟

相盟不書與外特相盟 **劉子以王出** 孔氏曰二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

不書同義此以公會書 **王次于滑** 孔氏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

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逐蓋自劉而出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

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奭南宮極

以成周人成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成周屬子朝之

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今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

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傳見尹氏毛伯名陳氏曰召伯

為更須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 **陰** 曰傳備敬王 **陰** 播遷之故

三氏傳補注卷九

忌奔莒以叛王人叛王入于成周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邾郚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

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殿頃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

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蓋以輻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王入于莊宮陳氏曰傳言敬王之亂四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以言也復辟之義而深罪晉汪氏曰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注莊

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傳見子朝奔在王入前書以間王政孔氏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

在王入後王入乃告諸侯而後效官孔氏曰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

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共和之年官之政

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效與之義

用遷邾郚劉炫氏曰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大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稱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

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

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號公翰

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

非適故稱攜王束皙云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也

七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杜意謂吳地別有州來案十三年吳滅

州來十九年楚人城州來則州來未爲吳有可知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遠越

以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師敗二君滅楚師大敗二十四年吳更滅巢及鍾離

則州來自遠越不能救卒爲吳有可知矣然則季子所封不必別有其地吳世

家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故杜謂延陵其本封至此時又益以州來

也孔氏曰吳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亦不知其聘幾國

經不書來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鄭玄云魯昭公二十一年聘於上國是也

以濟師孔氏曰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

律今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或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周禮校人掌

養馬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于窮釋例土地名窮闕吾欲求之孔氏曰吳世家云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

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

國於季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乃立餘昧

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

左氏傳補注卷九

七

進吳世家云罇諸置七首事君如在國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此季孫之姦也杜

氏少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說在屬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傳見諸侯皆欲納公晉卿貪故弗克此

必敗也孔氏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其飲酒也禮諸侯相為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太牢以

飲賓子家知齊侯必不為公設享禮第以享為辭耳使宰獻而請安孔氏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

主人鄭玄云主人宰夫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

諾敢不安彼自請實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今知不然者案卿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

賓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明是齊侯請欲自安慢公之甚今案下云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

君豈容遠出也二十八年辱在寡人謂公先齊而後晉非謂不告而後逆之陳氏曰

所以書如長叔姒生男孔氏曰子容是伯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叔向為長叔叔向

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爾雅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皆舉親也孔

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功歸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後封者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

魯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勤施無私曰類鄭氏曰類善也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

之謂是以再歎孔氏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二十九

年及原伯魯之子陳氏曰天子殺大夫不書例在桓十八年陰不佞敗之陳氏曰雖

不是尊是奉孔氏曰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

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為之名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為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為配者神名猶

社本上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今案傳云木正曰句芒又曰使重為句芒以下皆然又云世不失職則句芒至后土亦是當時官名非為

配食故得取所配此其三祀也孔氏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神名以為稱也達云處窮桑以登為帝故天下號之曰窮

桑帝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以鑄刑鼎孔氏曰治石為鐵用索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此相傳云耳扇火謂之鼓討令一鼓

便足三十年非公且微過也鄭在境內故以書至書居為義乾侯晉地故書所在見公出在外杜陳皆曲傳

傳晉人不能詰陳氏曰傳言諸侯事三十二年子姑歸祭傳

晉卿黨於季氏昭其善志也齊豹既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公所以不得歸國者知吾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

書者傳於魯史書法類失考據曲說不近人情先儒非之宜也然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邑而有役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而同書盜左氏發義蓋以此如齊而歎閭職二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罪商人先儒亦非之二義交互不同皆未有不易之說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氏名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蓋周制大夫士皆有上中下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祿自當坐以弒君如而歎閭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苟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以蔡人諱弒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又以賤乎賤為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穀梁有例今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為之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未易明也 三十二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年又不能用其人也 經書公在其義一也傳作三等釋之其失與不書即位同 況敢干位以

作大事乎 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 不可以假人 史墨對趙簡子與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皆釋

君助臣阿附彊家所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乃黨逆附篡之辭不可為訓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新安趙汭學

定公 杜氏集解定上第二十七盡定下第二十九

元年魏子涖政 南面 魏子其不免乎 天子正以城邢

衛為封諸侯當時列國大夫視王室為何如豈惟易位以今為非義哉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孔氏曰魏舒侯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已得范鞅代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之 孟懿子會城

成周 前年冬會而今役新年乃 歸諸京師 傳見經不書以 不可奸

也 女寬之言不明君臣之義非知天者也晉伯宗亦曰天方授楚皆周未士大夫偷惰之論至范鞅謂季孫有天之贊則又託以文其姦皆邪說也 未

嘗不中吾志也 子家亟言於季孫今不知所言為何然是時內則臧邱二家以君微幸外則齊晉大國無納公之誠故子家子

欲季孫改過逆公以歸終全君臣之義則昭公必不至失國矣觀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亦可知矣始則叔孫之謀乎子有異志終則 易幾而哭 既昭公不獲反國而薨于外苟躒之喧眾從者脅公故事不遂

而君臣之義絕故子家子亦與季孫 羈弗敢知 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則絕其不見叔孫即所以絕季孫也

雖季孫亦不得專季孫怨

公衍公為而絕昭公入可也貌而出者非但與季氏無怨亦非能不屈於不義者行可也與季孫

自不得不行季孫使叔孫聽命於已故直辭以拒之言已則異於二者君知其出謂君生聽命於已故直辭以拒之則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死而聽命於已故直辭以拒之則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死而

入是以君死為無知也晉語彙共子辭曲沃武公亦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生不貳之辭蓋其心不義季氏而其言

哀傷慘怛不惡而嚴如此公即位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也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

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

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將溝焉孔氏曰氏猶言

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家謂公墓地為禱于煬公孔氏曰既毀

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今案公氏當屬上句時其廟而得禱禱于煬公孔氏曰既毀

者蓋就禱而禱之不書義同昭二年賊簡公七年單獻公楚囊瓦伐吳陳氏曰傳見師

于豫章釋例土地名曰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獲楚

公子繁陳氏曰不書敗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陳氏曰

義同哀元年今案鮮虞非晉屬不當與與國伐盟而請伐楚陳氏曰傳申

主同義凡夷狄敗中國不書惟莊十年特書之

而失諸侯四年謀伐楚也陳氏曰傳明此會劉文公實為之非出伯國之康

叔之兄也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

且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

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

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分之土田陪

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馬遷言多碎繆故不用史記為說

敦孔氏曰既封為大國已方五百里又分以土田更增彼寬厚為七百里也

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併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也

周禮大司徒註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備

物典策服虔氏曰備物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織扇之屬因商奄之

民孔氏曰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

一國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則此奄是也

此民習商之政為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考工記器量銘曰時文思索鄭亦以索為法

職官五正 孔氏曰職官五正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

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 **唯不尚年也** 孔氏曰伯猶多者以叔年

使主領之所以寵榮唐叔也 **以為己卿士** 孔氏曰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其長者無所得 **乃長衛侯於盟** 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上之

為不尚年故也 **蔡侯吳子唐** 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

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

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明神本其始也 **楚子取** 盟之先同姓者唯謂

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故二者

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為次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

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今案會以班爵為 **以** 周之舊典也會與盟皆以國大小次之乃 **蔡侯吳子唐** 諸侯出之事

杜氏 **侯伐楚** 陳氏曰唐侯不書 **子常之卒奔** 陳氏曰傳見 **楚子取** 以

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服虔氏曰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弟也 **以** 世族譜季芊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

奔吳師 服虔氏曰驚却其眾使王得脫 **王奔鄭** 未出境同僖二 **以王** 孔氏曰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十八年衛侯

奔隨 孔氏曰土地名鄭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 **周室何罪** 傳見吳子所以特書爵為其事與夷狄相敗 **吳人乃退** 隨

能定楚 **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陳氏曰殺王子朝 **改步改** 不書義同子頽

玉 孔氏曰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路 **六年為晉討鄭之伐胥** 玉大夫佩水蒼玉 **不能如辭** 孔氏曰敢為不敢如 是君臣玉不同也 **以救楚** 傳見秦救 楚不書 **不能如辭** 為不如古人之語然

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 **六年為晉討鄭之伐胥**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靡也 杜氏知匡歸晉者以 **往報夫人之幣** 孔氏曰聘禮者諸侯使卿 **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 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

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夫人不別遣使 **晉人兼享之** 孔氏曰桓子聘

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為晉君來聘也經無其 **晉人兼享之** 孔氏曰桓子聘 **負黍** 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 **晉人兼享之** 孔氏曰桓子聘 **負黍** 人似共為一使若賓與介然故晉兼享之踐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 **負黍** 此者明經所以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陳氏曰傳言經所以累書之

左氏傳補注卷十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狐人闕外

傳見諸侯侵板皆不書

七年入于儀粟以叛

陳氏曰不書例在昭二十六年

虎居之以為政

陳氏曰為昭公取地非侵地比杜說非是

徵會于衛

陳氏曰乃盟于

瑣

陳氏曰衛叛晉

八年中頰殪

孔氏曰釋言云斃什也孫炎云前覆云什然則什是前覆偃是却倒顏高被擊而什乃轉而仰

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

乃止諸州

陳氏曰宋叛晉

齊國夏高張

高張不書同襄元年荀偃

人請執牛耳

孔氏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尸盟者執之

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二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

羔曰鄆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歟也鄆行吳為盟主不知盟禮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為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為

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成桓公

陳氏曰成桓公不書專譏晉經故特書詳其事也

禘于僖公

傳見譏不在禘不書禘

九年乃逐桐門右師

陳氏曰傳言樂大心書奔義同高止

用其竹刑

孔氏曰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為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歛不矜免之耳

得用焉曰獲

劉氏曰失得相對言

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

寢於其中而逃

孔氏曰賈逵云葱靈衣車也

也前後有蔽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呼葱木為靈子

齊侯伐晉夷儀

陳氏曰夷儀在晉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為中牟宰當於河北別有中牟

以五家免

在中年

孔氏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漢書地理志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

夷儀而有之故得優其徭役然夷儀故邢都也邢

與直蓋

孔氏曰說文軒減入衛後乃屬晉不必永為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十年及齊平

陳氏曰魯叛晉自齊五氏之役諸侯始伐盟主及齊平則魯從

亦如之

陳氏曰平不書盟義同宋楚杜說非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

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略同此非聖人所為好事者為之也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於魯何有一犁彌之言

遽求劫我於倉卒乎左傳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謂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反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今又緣沫事謂

侯犯以郈叛

陳氏曰內叛但書圍義見昭十二年

母弟辰

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傳重言母弟辰見地雖辰兄非公母弟故不得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

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

序仲石下以 **十二年將墮三都** 釋例曰三都疆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

禁也孔氏曰公羊傳曰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墮邱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

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 **樂頌下伐之** 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為中

謂墮之為是故不禁也 **公圍成弗克** 傳見

矣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 **公圍成弗克** 傳見

都仲由嘗建議於季氏其以為夫子之意者蓋春秋後學者臆度言之葉氏曰

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以費叛侯侯以邾叛墮邱墮費二

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爾夫何有於 **十三年使師伐晉** 陳氏曰再

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甲之者也 **以** 不書伐晉

邯鄲叛 外邑叛 **趙鞅奔晉陽** 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者

言於晉侯可見 **請皆逐之** 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

見晉范荀亡而韓趙魏益

十四年大子奔宋 張氏曰蒯聵

其母為惡愈甚矣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

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

從又蒯聵出奔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敢出奔宋乎此亦一證

也今案傳記此事殊不近人情靈公惑於南子為之召宋朝逐公叔戌使蒯聵

殺其母將安歸如蒯聵有無君之心則所謀必不止於此既蒯聵無今將之

惡則又安敢謀害南子哉戲陽速之言蓋迎合夫人之意以免禍非事實也 **十**

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陳氏曰書伐不書

不赴且不 敗例在文十一年

不赴且不 杜氏謂煩

赴可也耐祭禮簡既不以速

哀公 杜氏集解哀上第二十九盡哀下第三十

元年越不告敗也 橋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既以實來告則入越為父

報仇宜無不告者傳不知筆削之法說在屬辭

圍五鹿 陳氏曰併入 **取棘蒲** 魯不書諱伐盟主陳氏曰自五氏之役

年三指在下 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指大夫以其等旅指士旁三指鄭玄

有上中下鄭眾云卿大夫士皆君 **乃立輒** 陳氏曰傳見立

之所指禮春秋傳所謂三指在下 **使大子絕** 輒非靈公意

孔氏曰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絕代之士喪禮註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

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為之自項中而前

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不設屬辟陸德明氏曰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

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

以為罰孔氏曰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柩柩親身之棺鄭玄云大夫無柩趙

簡子云不設屬柩時替也無入于北周禮冢人云凡兵死者不入北域大命不敢請孔氏曰上

衆無令損傷此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四年公孫翩傳見公孫錯遂殺之以盜赴故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氏曰傳見諸侯多救荀范且為伐鮮虞起五年荀寅士

吉射奔齊不書奔齊以書叛見義以齊衛伐晉為重陳氏曰傳見經不書晉荀寅士吉射自朝歌出奔齊與華向異公子陽

生來奔陳氏曰陽生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六年葬諸父冒淳陳氏曰傳備載鮑牧朱毛見蔽罪於

有常數矣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不過十二孔氏曰周禮掌客云王

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有由然

也傳見吳不以諸侯相接故書法與楚異季康子欲伐邾陳氏曰傳言伐邾雖書實季氏意夏盟

於郟行說見襄五年使為司城以聽政傳見曹亦有司城司城非宋官然則孟子言孔子主司城貞子

為陳侯周臣亦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沿革今不可考八年遂滅曹不書滅鄭方救曹以入告同姓殺之不書

異沈子嘉史為同姓故諱之也問於叔孫輒孔氏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

子今問之死之可也孔氏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

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若使子率孔氏曰率謂在君前引道率領先行故云子辭王將

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取謹及闡程氏曰經書以邾子益來吳伐我齊人取謹及闡又書歸邾子益于邾齊人歸謹及闡比

事昭然左氏乃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桓蔡姬事相類今定杜氏見經不言伐與傳違用公羊賂齊之說言魯與之邑若然何不即歸邾子既與之

邑又歸邾子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近人情奉太子革以為政陳氏曰傳釋邾益以自奔為文不得與曹羈同據曹

羈當書及齊平齊閭丘明來涖盟交涖不書九年

遇水通火服虔氏曰北南行通火十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十年故

遂奔齊再奔師于郟陳氏曰傳見吳子稱國邾不書義同城濮杜說非吳延州來季子

救陳

季札不書君臣同辭乃還孔氏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孫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十一

年可無殤也

孔氏曰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注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殤

歌虞殯

孔氏曰禮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東郭書四子不書例

衛賜進

孔氏曰子貢衛人故稱衛賜齊至無日矣陳氏曰終上文召之乃歸

欲以田賦

孔氏曰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疋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井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

十二年故不書姓

釋例曰為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孔氏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因而不改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

放經而拜

孔氏曰劉炫云案十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

宋皇瑗盟

陳氏曰杜說非司歷過也說在襄二十三

年單平公

陳氏曰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杜說非獲大子友陳氏曰吳越相辛丑盟

季辛而畢

孔氏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虛言以恐

十四年西狩於大野

傳見不獲麟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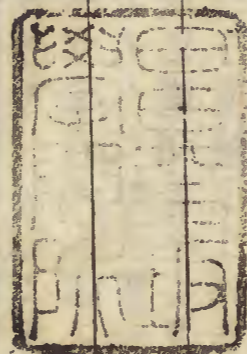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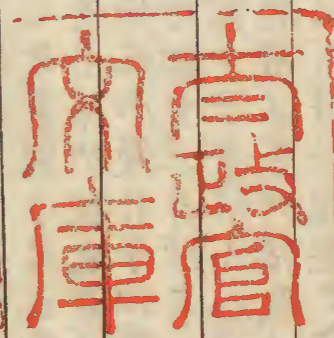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

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
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享和元年刊

